

[1]今冥：今夜。王建設《泉州方言與文化》p17：冥，黑夜。《詩經》小雅·斯干：「噲噲其正，嘒嘒其冥。」(白天寬敞明又亮，夜晚幽靜昏又暗。)泉州話稱「晚上」為「暝」(binn5)(冥、暝為古今字，古漢語中二者可通。)，如「暗冥」、「三更半暝」。

按：冥字，泉音 mi5，潮音 me5。

[2]厶：妻子。只勾一個三角形，作厶年厶月，等於目前通用的××。閩南稱 boo2 為妻子，某與同音 boo2 故後代稱妻子曰某。(詳見吳捷秋《梨園戲藝術史論》p77)

[3]賞韻腳：宵(?)鬧、樓、愁(au) 韻字篇：「愁，《兩音》有 tshau5 音。」

南管「愁」唱 tshiro5，樓、愁《妙悟》在鈎韻。故泉音可以有兩個韻腳。

[4]潮州：在今廣東東部，隋開皇九年始稱潮州，唐時屬嶺南道，轄潮陽、海陽、程鄉(今梅縣)三縣。明代潮州府為廣東十府之一，以潮安為行政中心，下轄海陽等十一縣；潮安縣城話就是潮州話。

[5]另：只是。潮音 ling3，當範圍副詞，「只是」之意。張盛裕〈潮陽方言的範圍副詞〉根據潮陽方言的口語語料，列舉比較常用的限制類範圍副詞，其中有「另」字。「另」音當「只是」之義，《潮語十五音》、《兩音》及其他潮州字典未見記載。本書「另」字多見，除(26 出)「裡打燈另打燈打丁」之「另」為無義之擬聲詞外，其他都當「只是」解。如：不欠錢銀不欠食，另欠一厶不十成。(5 出)

老夫姓黃名忠志，謝天安樂，另是可惜無男嗣，單養一孜娘仔....也着合婚算命，另好便乞伊。...另卜問枝頭，婆仔都不曉得。是許富富富个。(11 出)

你卜去，我也無物通共你送路，我另有白金十兩、錦襖一領、白馬一隻，送你返去。(12 出)小七小七。做人骨直。不愛上山討柴，另愛走馬下直。(13 出)

都不動破緣，另是做暗婚。(13 出)今年無收新租，舊租都赦除，翁仔那收三斗谷，食去二十八升，另剩二升卜做種。(32 出)

[6]障：這樣，泉州話「只樣」的合音，音 tsiunn3。向，那樣，「許樣」的合音，音 hiunn3。

[7]大官：音 tua7 kuann1。本書對人的尊稱作「大官」、「官人」(8 出)。信為舊時常用在某些稱呼或名字後邊表示尊稱，如「囡婿信」(女婿)、「惜信」(惜為名字)。

[8]不識：音 m7 pat4 (泉) /bat4(漳)，本書「不識」有二義：

1 不知：(本出)「許不識物个呼我做大鼻。」(9 出)「永豐倉林大爹，誰人不識，使你騙人。」(28 出)「(占)阮又識一乜好緣！(生)你拙大都不識好緣？」

2 未曾：(19 出)「脫落衣裳挑鏡擔。肩頭不識掛擔也得挑。」

未曾，鹿港音 ber7 tsi ng5。(13 出)「媒姨生月乞去，曾檢不曾，下定障緊！」「不曾」與「未曾」同意。唐·李白〈塞下曲〉：「笛中聞折柳，春光未曾看。」韓愈〈辛卯年雪〉詩：「生平未曾有，何暇議是非。」

不識的「識」音 pat4，本字應作「八」。《說文》：「八，別也。象分別相背之形。」八是兩臂的象形，兩背分布在身體左右兩邊，故八有分別意。能夠區分分別，自然就會認識、懂得。認識懂得是已然之事，故引申為「曾經」意。今或作「捌」。

[9]那：「那是婚頭遲」，「那」作「只」義解。

[10]愛：吳氏荔校 P477：欲也，要也。愛卜，想要也。

[11]体(睇)：潮音 thoinn2，泉音 thuinn3，看也。「看」之意，本書都作「体」，本字是「睇」，後者有半鼻音。《泉志》睇音 thuinn3。潮州話「睇」字的來源很早，睇原是古代楚語詞，《楚辭》九章、懷沙：「離婁微睇兮，瞽以為無明。」

[12]獨自宿：獨自：自己也。臺灣曰 ka1 ti7 或 ka1 ki7，音如家治，字或作家己。潮州詞典用「膠己」，音 ka1 ki3。南管唱訓讀音 ta7 ti7(《泉州方言韻》p77)，李麗敏《〈新刻增補戲隊錦曲大全滿天春〉〈招商店〉、〈蒙正冒雪歸窠〉部分俗字語詞加注》作 ta7 i6)。如〈為伊割吊〉：阮只處孤栖獨自。

宿，潮音 suah4，歇足、棲止之義。南管〈繡成孤鸞〉：「飛來在只枝上宿。」宿亦音 suah4。

[13]暗〔𠵼贊〕：吳氏荔校 P489：吾臺謂陰森森之路途曰淹鑽路，音 am3 sam3 loo7。

按：《泉州方言韻》p563：腌贖(am1 tsam1)，骯髒。鹿港人「不潔」曰 am1 tsam1，其字即腌贖。

[14]屎肚：曾憲通〈明本潮州方言述略〉：「腹部。」今臺語叫「腹肚」。

[15]蹊破：曾憲通〈明本潮州方言述略〉：為硬物所傷。蹊音 khei1。

按：《泉志》作「足契」，擠也。音 khueh4。今台語偏漳音是 kheh4。

[16]丈夫：音 ta1 poo1，男子之義。俗寫作「乾埔」，南管如此寫、唱。本書往往「丈夫」和「諸娘」、「姿娘」、「孜娘」(女人)對稱，如：

(5 出)「丈夫人無厶，親像衣裳討無帶。諸娘人無婿，....」

(6 出)「唐明皇是丈夫人？孜娘人？」

(42 出)「只一丈夫便是泉州人氏，只諸娘是潮州人....」(參見吳氏〈閩南俗文學中所見性別稱謂〉、〈查甫查某語源探索〉，中央日報學人第 37、44 期。)

「丈夫」在本書中有二義：

1、孟子所謂「大丈夫」，音 tiong7 hu1：(2 出)「須記得這四句是大丈夫之志，立身揚名，以顯父母。」

2、男子性別之稱：音 ta1 poo1。「夫」字語音與讀音相對應：聲母古輕重唇不分，即文音 h-、語音 p-的對應；韻母「夫」古屬魚部，漢時收 oo 韻，唐時虞韻收-u。

「丈」字韻母文音-iong 與語音-a，似無對應之例，但：中古宕江曾梗通五攝收-ng 尾，如唐、陽、江、講、登、證、庚、清、靜、東、鐘等，其白讀是鼻音韻尾或鼻化音，但有個別讀為口元音，如相 sio1、長 tio5 泰(地名)、丈 ta7 夫(男人)等。

古籍「丈夫」為「男子」之例：

(1)指成年男子：《孟子》：「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；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。」晉、干寶《搜神記》卷二第三十五條：「閩中有徐登者，女子化為丈夫。」

(2)指男孩：《華語、越語》：「生丈夫，二壺酒、一犬；生女子，二壺酒、一豚。」

(詳見林寶卿《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》)

按：臺灣、漳州讀為 **tsa7 poo1**，字作查甫(埔)，系 **ta7 poo1** 的變音。

[17]親像：好像。

[18]孜娘：或作諸娘、姿娘。南朝梁任昉《述異記》：「越俗以珠為上寶，生女謂之珠娘，生男謂之珠兒。」清梁章鉅《稱謂錄》方言·稱女：「《閩小記》：『福州稱女，亦曰珠娘。』」福建本是周七閩地，自古為越人所居。「珠娘」一詞當是越語。

姿娘與查厶二稱，同中有異，即在於一雅一俗之間。「查厶仔」這詞在荔鏡記戲文中，和「諸娘仔」相形比較，就有如現代北京方言裡「小姐」「丫頭」二稱之間的關係(距離)了。結論是「查厶」的語品確比「諸娘」較差。(詳見吳守禮〈閩南俗文學中所見性別稱謂〉)

泉音珠音 **tsu1**，姿、諸音 **tsir1**。潮音珠、諸音 **tsu1**、姿音 **tsir1**。

[19]婿：金文从女胥聲，與小篆婿之或體从女作婿略同。小篆婿从士胥聲，本義作「夫也」解。乃男子得婦後之稱，以士有夫義，故从士。今婿婿並用而義無殊。

[20]恰是：(正)好像是。

[21]舡：《大廣益本玉篇》：「舡，船也。」《廣韻》船、舡同音 **suan5**(食川切)。《詩經·邶風》〈谷風〉，毛傳鄭箋皆釋「舟」為「舡」。船是本字，舡是俗字。俗寫偏旁从「工」之字皆作「公」。王仁昉《刊謬補缺切韻》：「鉛，通俗作鉛。」「沿，俗作〔彳公〕。」「船，通俗作舡。」俗字舡蓋在漢時已通行。舡字从公聲，俗又寫為舡字；所从偏旁「公、工」同音。古有舡字，無舡字；先有舡字，再因偏旁用同音字代替而產生舡字。宋刊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》(日本高山寺舊藏，羅振玉影印)已有舡字。故舡字仍音 **suan5**(文)、**tsun5**(白)。

[22]拙：語音 **tsuah4**，泉州通義為「這些」。《泉志》：「泄 **tsuah4**，搖曳。」拙是同音字。《潮語》柯韻：「泄，水泄出也。」音 **tsuah4**，泄、拙音相近。其本字應是彳雀戈，《玉篇》：「彳雀戈，水出也。」《廣韻》姊末切，《集韻》：「〔彳雀戈〕，小水出也。」此處「拙東又拙西」，謂歪斜也。

[23]甲：音 **kah4**，借音字，披蓋之義。

[24]門兜：曾憲通〈明本潮州方言綴述〉：門兜(**mun5 tau2**)，門柱。《廈門方言詞典》：門斗(**tau2**)，門框下左右的框架。

按：門兜可有二解：

1、即門斗。光緒本《荔枝記》：「月斜三更時分，卜眠不成，空倚門兜。」倚門兜，即倚靠在門柱上。

2、由門斗代指門口——修辭法以部分表全體。兜(**tau1**)亦空間約略詞，門兜即門口。《臺日大辭典》：門腳兜，即門腳口，即門口。

[25]共：共，文音 **kiong7**，語音 **kang7**。做介詞，共讀 **ka7** (今音失去陽聲韻尾 **ng**)，把、給、將、跟之意。(詳見施炳華〈談「共」與「共伊」的語調——台語文用字討論〉，《成大中文學報》第四期)

[26]仔：作一般名詞詞尾，表示該名詞所指的事物是「小」的。例如：囡仔(小孩子) 嬰仔(嬰兒) 狗仔(小狗) 雞仔(小雞) 桌仔(小桌子)。本書(9出)「姿娘仔」

即小女孩，指非已婚婦人。亦有鄙稱之意，藺仔，指其身分低。

[27]討：義為尋、覓，引伸為要、取，及其他動詞。本書「討」字多作尋覓解，如本出「親像衣裳討無帶」、「待小弟叫藺仔討檳榔食」，作「取」解，如(19出)「討水上介」、(32出)「討門鈎來開倉門」，作「要」解，如(19出)「陳三工夫錢不討」、(38出)「告討老婆事」、「告你討么」，作「準備」解，如(10出)「快討大馬，我明日清晨就要起身」，作「撿、砍」解，如(13出)「不愛上山討柴」，作「娶」解，如本出「你值時討一个媳婦拙爽利？」

[28]檳榔：本書招待客人常用檳榔，檳榔是中國南方、臺灣早期住民喜歡嚼食的食物。從語言的觀點來看，中國南方是屬於南島語系，南島民族嗜食檳榔，自古已然，今日臺灣的原住民仍如此。(見李壬癸《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》常民文化出版)

黃挺著《潮汕文化源流》：檳榔是棕櫚科熱帶植物，產海南和東南亞諸國，果實用萇葉、蜆灰伴食有固齒下氣的功效。南宋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說：「福建下四州與廣東、西路皆食檳榔者。客至不設茶，唯以檳榔為禮。」可知南宋時潮州已有用檳榔款待客人的風俗。至於拜年用檳榔待客，明代後期已見諸記載，萬歷《普寧縣志》就說：「元旦敬禮祖先，具檳榔萇葉...相拜亦各備檳榔萇葉，以供茶具。」潮州人食檳榔的風俗，清初猶存。萇葉，台語作萇(lau7)葉。

[29]爽利：形容女性清淨利落。

按：萬曆本《荔枝記》作「爽麗」，(19出)「伊謀嗅客生爽麗，嫌我目四腳又伽。」

[30]如魯：亂講。《彙音妙悟》高韻：「嚕，語也。」「語」謂語詞，多做語末助詞，疑音 loo°讀輕聲。鹿港人說話，語末常有 loo°之音。「如」同茹，胡亂、雜亂之意。

[31]蹠：泉音 kher2，指女子行禮之動作，雙腳一前一後，兩膝微蹲，雙手作拜揖狀。其本字不詳，乃借用「蹠」字表音。

[32]好：吳氏《同窗校理》P184：可也，「通」(台語)也。做乜好見你。

[33]捻：用二至三個手指頭在對方皮肉上重擰一把，音 liam3，而「以手捻持」音 liap8，字皆作「捻」。本出的「捻」應音 liap8，許成章《臺漢辭典》一冊 p1352：以兩指對壓物體曰 liap8，相當於捻，《廣韻》：「捻，指捻。」《廣韻》捻字在佔韻入聲，音奴協切，閩南切音為 liap8。

但捻(liap8)亦有「擺弄」之義(見《臺漢辭典》、吳守禮《綜合臺灣閩南語基本字典初稿》、《泉州方言韻》)，擺弄意含撫摸，「我捻手看大啞小」即撫摸之意，與上句「捻人手痛痛」的「捻」含意稍別。「擺弄」之意，字或作「捏」，《普閩詞典》：「今作呢輒切，音 liap8。」亦可讀為：(占)誇張地說：「你 liam3 人手痛痛！」(淨)回答：「我 liap8 手看大啞小」。大啞小，大或是小。啞字應作抑，音 ah4。

[34]大啞小：啞，本字應作「抑」，音(i)ah4，連詞：

- 1、表示抉擇，相當於「或是」、「還是」；
- 2、表示轉折，相當於「可是」、「但是」。(廈門大學《普閩辭典》)

[35]灰：音 hu1，輕撫。讀 hu1 音之字，其本字應作焮，義為物體燃燒後所成的

灰。灰的白話音 hu1，在此是借其音而表達另一義——輕撫。

[36]〔𠵼群〕：《泉州傳統戲曲叢書第一卷·荔鏡記》；疑為自造字，應為「逡巡」合音，即徜徉。

按：如依上書，台語應音 un5，如「咱來街仔頂〔𠵼群〕〔𠵼群〕咧。」(我們到街上散散步)

[37]了：會。「了」「會」二字意同，亦往往組合成詞，其他出如：那畏了無福至。(14 出)伊了反面，阮惡收退。(25 出)南管往往「了會」連詞，了音 liau2，如：〈誰疑一病〉：想你性命終究了會送南柯。

[38]獨自：獨自一人。音 ta7 ti7，南管如此唱，字作「獨自」，如〈為伊割吊〉：伊許處孤單無伴，阮只處孤栖獨自。《潮州詞典》作「膠己」，音 ka1 ki3。潮本《荔枝記》(1581 年出版)作「交己」：我那(若)忘你恩，天雷打死你交己。今泉州腔音 ka1 ki7，字作「家己」(《泉志》)；漳州腔音 ka1 ti7，字作「家治」。

[39]佃：滿。佃的白話音 tinn7。其正是應是滇。《集韻》：「滇，堂練切，大水貌。」今引申為「水滿」。《泉志》：「tinn6 滇，滿。」

[40]趁後生：趁著年輕。「後生」一詞，最早出現於詩經·商頌殷武：「壽考且寧，以保我後生。」原意謂「後世所生之子孫」，引申為「後輩、後一代」，如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後生可畏」。又當「少年、小伙子」解，南朝宋·鮑照《鮑氏集》〈三代少年時至衰老詩〉：「寄語後生子，作樂當及時。」今閩南語多用為「兒子」的專稱。後，白讀音 au7，口語訛為 hau7。趁音 than3，及時也，如趁機、趁時。

[41]恁：本書恁有時當「咱」(lan2)，有時當「你們」(lin2)解，須依上下文作解。「恁一齊相共去看。」恁為咱們之意。本書無作「咱」者，「咱們」之義，除「恁」外，皆作「懶」，如 6 出「懶來去得桃。」萬曆本《荔枝記》作「赧」，潮音 nang2。今台語文作家皆作「咱」。恁，潮音 ning2。

[42]鰲山：元宵張燈時模仿古代傳說中巨鰲背負神山的形狀，用燈彩扎縛而成的山棚。

[43]張門：《集韻》：「張，陳設也。」《臺日大辭典》下冊 p274：「張門(tiunn1 tau3)，組合器械、裝置。」此處謂裝設、擺設。

《說文》：「鬥：兩士相對，兵杖在後，象鬥之形。」「鬪：遇也。」段注：「古凡鬪接用鬪字，鬥爭用鬥字。俗皆用鬪為爭競，而鬥廢矣。」鬪有「遇、相接」之意，以其難寫，故用「鬥」字代之。鬥當遇、合、相銜接諸義，應是漢語的共同用法。

[44]不通：不可(以)。本書「不可」皆讀 m7 khah4，作「豈不較...」解，如(26 出)「不可強伊」即「豈不強過他」。

[45]是誰：南管「誰」字唱 tsui5。sui5 是文音，tsui5 是語音。

[46]都是：吳氏荔校 P495：帶有「原來是」之語氣，失「全是」之義。

[47]喝噉：噉，喊的假借字，叫喊之義。喊，泉音 hiam3、潮音 ham3。《廣韻》：「噉，噉食。徒敢切。」閩南切音為 tan6。敦煌寫本中「噉」字則多用作「喊」的俗字。如斯 2144《韓擒虎話本》：「蠻奴遂領軍三萬五千，直到衞虎陣前，一

齊波旗大噉。」伯 3697《捉季布傳文》：「遙望漢王招手罵，…高聲直噉呼劉季。」
「噉」皆同「喊」。

han2 huah4，字應作「喊喝」，今日口語猶如此說。5 出及本出皆作「喝噉」。

喝音 huah4，大聲喊叫。《三國演義》43 回：「飛乃厲聲大喝曰：『我乃燕人張翼德也，誰敢與我決一死戰？』聲如巨雷。」

[48]中：中(ting3)意(《泉志》)，合(kah4)意。今臺灣諺語有「做天，也袂得中眾人意」。